



世說新語補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



吳中私心已好之每讀輒患

其易竟又恠是書僅自後漢

終於晉以為六朝諸君子即

所持論風旨宜無一二可稱者



最後得何氏語林大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至於世說之四長或造微於卑辭或徵巧於隻行或曰羨以見風或曰刺以通

贊往、使人短詠而躍然長且而未罄何氏蓋未之知也余治燕趙郡國嶽山間無事探橐中所藏則二書在焉因稍為刪定合而見其類蓋世說之所去不過十之二而何

氏之所采則不過十之三耳
余居恒謂宋時經儒先生每
譏譴清言致亂而不知晉宋
之于以左一也驅介冑而經生
之乎則毋乃驅介冑而清言
也其又奚擇矣

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
世貞撰

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欲想見其為心不亦遠乎此立

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風
流曠於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
沐浴浸漑述為此書至今諷習之
者猶能令人舞蹈若親覩其獻酬
儻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劉
之潤響引宮刻羽貫心入脾尚書

為之含笑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宜
乎蓋晉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
臨川此書抑亦書之近言者也余
幼而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
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
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深則難斷語

異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明終
乎闢疑以遵聖訓至於孝標一註
博引旁綜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
志註差得比肩而頗為俗夫攬入
赫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時一
標出以洗却金氏之冤初雖閱之

帳中既欲公之炙嗜而叅知喬公見
之丞相賞譽即授梓人爰綴末章
叙所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二氏
之忠臣抑庶幾不為風雅之自卑人乎
萬曆庚辰龜吳郡王世懋書

予刻世說豫章舊所病勾棘難通者亦既有倫矣惜也子固讎對之功闢焉探字疏句

往往而訛幾於誤人標評小語六續有得時
復循覽而恨其未覈也家兄元美嘗並何氏
語林刪其無當合為一編久乃散落友人張仲
立得而嗜之次第脩註而更為訂何氏之乖迕
與益其註之未備鉛槧經年殺青滿室會予
將之閩中手以相示且請序作者之意予豫童
後重校善本不吝搜之蓋臨川孝標功緒略當
元朗羽翼意亦勤矣昔猶璋判今始珪合予所
研覈不寘者將無鄭玄之遇服氏哉若孝標
一註疑有羸入中間稍為指擿終未得起斯
人于九原令千載洗然也書以復仲立仍具此
意相與商求之是歲乙酉初春世懋再識

世說新語舊序二首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
說可觀已說為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
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
遠居然玄勝槩舉如衛虎度江安石教兒機鋒
似沉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嚙之愈
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剽以一言半句為終
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
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



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
柰解人正不可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繁
繁一老出其遊戲餘力尚足辦此百萬之敵茲
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
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註間疏
其滯義明年以授梓廼五月旣望梓成耘廬劉
應登自書其端是爲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
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

川撰爲此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
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詰訓之賞見於高似
孫緯畧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
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
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談斯言也無
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咏
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
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
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

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
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
弘贊之力爲多非強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
遂爲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
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
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
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
郡袁褰撰

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
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标注
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
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
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
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
之法

右見高
氏緯畧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

世說補
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
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
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爲善本晉人雅尚
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
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
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
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
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弁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
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
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
笠澤陸游書

何氏語林舊序二首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
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
理言遺事論次爲書標表揚確奕奕玄勝自茲
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爲雋永精
深奇逸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

有歲年按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胡
元下上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蹤勝踐
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摠十餘萬言類列
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
品目昉分雖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寔惟語言
爲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淵永足深
唱歎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
以爲撫裂委瑣無所取裁骯髒偏駁獨能發藻
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

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探性命之蘊而辭
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
辭立誠蓄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牽於性命
之說深中厚默端居無爲謂足以涵養性真變
化氣質而考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
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
護所不足甘於面墻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焉
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爲後學之深痼君
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爲所惑哉元朗

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自
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
無傳也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

華亭何元朗擬劉氏世說作語林成翰林待詔
文公既爲序之以傳矣又以示師道俾志其末
簡予惟世說紀述漢晉以來佳事話言以垂法
戒而選集清英至爲精絕故房許諸人收晉史
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唐藝文志何故乃列之
小說家蓋言此書非實錄者自劉知幾始而不

知義慶去漢晉未遠其所述載要自有據雖傳
聞異詞抑揚緣飾不無少過至其言世代崇尚
人士風流百世之下可以想見不謂之良史不
可也豈直與志恠述妖稽神纂異誕誕恍惚之
談類哉是故齊梁以來學士大夫恒喜言之宗
工鉅儒往往爲之註釋綴續叙錄刪校尊信益
衆而此書亦益顯於是有儼之而作唐語林續
世說者矣然或止紀一姓或僅載數朝固未及
貫綜百代統論千祀也其所採擷亦終不能如

世說補
劉氏之精而元朗乃獨上汧西京下逮朔漠悉
取其精深玄遠之言瓌詭卓絕之跡聚而陳之
而劉氏所遺更加搜抉翦裁屬比嚴約整潔不
下前書自非博雅通方之士其孰能與於斯哉
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多賢當時如袁淑陸展
鮑照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爲之佐吏雖曰
筆削自己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若元朗則藏
器海濱明經應舉而不以帖括佔俾奪所嗜好
紬繹會萃不仰同志校之劉氏難易豈啻什百

哉况世說精絕亦由孝標作註詳援確證有不
言之妙顧事出二手作述不同而元朗所註乃
一時並撰綱目互發詳畧相成開闔貫通一無
抵牾至其所引奧篇秘典靡不具列視之劉氏
富贍畧等信該洽之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而
說者顧呂其多取近世雜家頗傷玄雅而又以
鞮譯之士廁之中古華夏幾不分虎芋之鞮爲
疑是不知元朗之志在於法戒則不得不兼取
久近而具列焉耶律蒙古近而可徵蓋所謂商

監秦喻也惡得而舍諸若夫其文則史隨世汗
隆者又安能盡汰之哉元朗之叙言語篇固自
謂玄虛簡遠不得盡同劉氏覽者可自得之矣
元朗著述大方已詳文序予獨論其與世說所
目同異者著之亦以白作者之苦心云爾長洲
陸師道撰

世說新語補凡例十則

曹在業
增頭

一是書選次悉從瑯琊原本第瑯琊公止錄
正文而註未及也今以次補入

一原本惟錄正文故已見世說註中而語林
複載者什不下二三並以入選失檢矣今
刪之

一劉氏原註可稱詳備何氏致多訛闕想出
一人之手獨智難周耳今特讐校遺者補
之訛者正之



一劉氏註往往爲義慶補亡是以顯古者並重焉若語林多有事本相屬分爲二科者如劉巴詆張飛崔慰祖稱劉孝標眭夸傷崔浩之類意將示博味乃索然今並合之一編中諸人家世履歷及諸事實以次隨註其已見者不註有未見而詳於後卷者舊例書別見從之有未詳者姑闕以俟

一凡魏晉六朝偏安之主姓字履歷畧具註中漢唐宋帝王昭著耳目則畧焉俱倣世

說舊例也

一諸人有前稱名字後稱官者或一人三四稱者觀者以次詳視可得矣直恐乍檢無緒摘其尤者別爲釋名附之卷末

一世說豫章本圈釋句讀特便觀者語林則亦依補其中雋語別爲圈點幾於溷矣且語林所無故不復存摘奇咀華各俟乎人一宋劉辰翁校刻世說註稍同異批評多作隱語今王學憲亦多發明並采之標於上

世說補
方

一是編校勘亦既借我同志窮三餘之晷矣
自揆疎陋慮有遺失學士見者不妨是正

世說新語補目錄

卷第一

德行上

卷第二

德行下

言語上

卷第三

言語中

卷第四

言語下

政事



文學上

卷第五

文學中

卷第六

文學下

方正上

卷第七

方正下

雅量上

卷第八

雅量下

識鑒

卷第九

賞譽上

卷第十

賞譽下

品藻上

卷第十一

品藻下

規箴上

卷第十二

規箴下

捷悟

夙惠

卷第十三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卷第十四

傷逝

棲逸

卷第十五

賢媛

術解

卷第十六

巧藝

寵禮

任誕上

卷第十七

任誕下

簡傲

排調上

卷第十八

排調下

輕詆上

卷第十九

輕詆下

假譎

黜免

儉嗇

世說新語補目錄

汰侈

忿狷

讒險

卷第二十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世說新語補目錄終

世說新語補卷第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德行上

世說新語補

卷一

崑山唐周刻

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謝承後漢書曰。閔貢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曰。仲叔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

後漢書註曰。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

任

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至。不白

名。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

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范曄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

國蘄人。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第禮為御史中丞。禮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朱文季

范曄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

與張

堪范曄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志美行厲。世祖召拜郎中。歷漁陽太守。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

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

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高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鬪。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

之。爭者投兵謝罪。

嵇康高士傳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為書生。家以農

畝為業。鳳專精誦習。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其後遂為名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

也。滅竈更燃之。

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家貧。尚節

介。博覽不為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

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

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

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

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

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

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

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

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遠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有頃。去適吳。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憒。但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嗚嗚。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續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馬究。口噐噐兮。余訕。嗟。惟惟兮。誰留。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

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范巨卿為荊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一名汜。山陽金鄉人。

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為新野縣街

卒。范畢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為

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嵩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

值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為導騎。巨卿見仲山。驚

捉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

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

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

世言補
曰。魏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行數十年。終不以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論語疏曰。晨門。閭門守者。魯人也。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貧者士之是知其不可為之者與。時人賢焉。**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巨卿敕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

不肯受。

范曄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為詭激之行。桓帝時為萊蕪長。遁居梁沛之間。所止卑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後辟太尉府。以疾不行。年七十四卒。謚曰貞節先生。

周子居

周乘別見

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

之心已復生矣。

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

出孤鄙。父為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陳仲舉為豫章太守。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

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闔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賢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

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鷄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鷄，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鷄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喪主，商容之間，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稱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後黃公亡歿，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

得前。范曄後漢書曰：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不應。後將出，李固以書逆遺之，歷議郎、尚書僕射。延熹二年，拜太尉，封祁鄉侯。梁冀誅，首居公位。尋而五侯擅權，稱疾不起。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續漢書曰：郭

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

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

非為已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

校尉。為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

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

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

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

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

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

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

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譔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季方持杖後從。海內先賢傳曰。陳譔字季方。寔

徵不就。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

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

世說南

劉云六龍語鄙

劉云家翁語

劉云巨伯固高此
賊亦入德行之選
矣
王云賊語亦佳

或別亦小。坐著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道

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

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

與吾宗及長。有識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謙

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子忠字孝先

州辟。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

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

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

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

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

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

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

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

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

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畧曰。靈帝時。與北海邴

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

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

劉云馬得可觀

劉云捉擲未害其
真強生優劣其優
劣不在此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

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

曰寧少恬靜常笑郝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

犯嚴刑。魏志曰寧與華歆郝原俱遊學天下亂聞公孫孫度令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至遼

東。度虛館候之。

華歆王朗。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剡人魏司徒。俱乘船避難。有一

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

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叙曰歆為下

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劉云閱世而後知其難賴有此語
又云管勝華復
勝王人不可以無
辨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

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

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無以懷

璧為罪。左傳曰。庶人無罪。懷璧其罪。願為之計。衆乃各留所

贈。華嶠譜叙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植產業。陳羣歎曰。若華公。可謂通

而不泰。清而不介矣。

王叔治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修社

會。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隣里為之罷社。魏志

曰。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修為主簿。後舉孝廉。辭。融答曰。椽清身潔已。歷試

諸難。謀而無過。其誠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瑯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

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如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則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

世說新語卷之六

劉云六十而仕不
害為太保

劉云曠達之人而
稱其至慎老賊復
自有見也

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

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

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

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

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

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充

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

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

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

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

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

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

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

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

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

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

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瑯琊人。太保祥宗

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祚累。和嶠晉諸公

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和嶠贊曰。嶠

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道。魏太常。嶠少以

雅量稱。賈充每向世祖稱之。歷官尚書。同時

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鷄骨支床。和哭泣備禮。陽

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

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

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

憂。量米而食。然顛顛哀毀。不逮戎也。武帝晉

譜曰。世祖武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謂劉

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咸熙二年。受魏禪。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

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

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

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

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

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

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

談以此貴戎也。

沐德信少以清介名。魚豢魏略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有志介。黃初中為

成臯令。吳使諸葛子瑜。諸葛瑾別見朱義封。吳志曰。朱

丹陽故鄣人。仕吳為左大司馬。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

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

者荅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那。魏略

豫作終制。戒其子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

始教。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不務者

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

賢者有驕奢之過。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

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璠。甚於暴骨。

桓雅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

矯俗之大義。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

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

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

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

欺魄。天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闢達。無所適莫。又揚王孫裸體。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含珠鱗。桺。玉牀象衽。殺人以狗。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

杜恕著家戒。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顯仕朝廷。恕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轉黃門侍郎。

道張子臺。典略曰。張閣。字子臺。東都人。官至太僕。**視之似鄙朴人。**

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

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

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有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

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

梁柳。非心所安。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予長三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

柳。編荆執荻。分陳相刺。共以為樂。

鬲令索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晉書曰。陳郡袁

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嘗遺山巨源綵百斤。巨源

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眾官

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綵。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冤句令。濤少有器量。年十七。宗人謂先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耶。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鑿

王云嵇阮以識推山公此是也

共傳宿。濤夜起。蹋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謚康侯。

王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

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

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

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

土牛傍。罄折立。自言門生為縣役。故來送別。因

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耻。

世說新語
王隱晉書曰。王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修。有名魏世。褒少立操尚。以父儀為晉文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隱居。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悲號斷絕。墓前一柏。褒常所攀。枝葉為之枯。

梁王趙王

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柏夫人生趙王。

倫。字子夔。

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贊曰。裴

楷。字叔則。

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

書令。

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

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

天之道也。

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劉云此語可入佛經註疏第已奉不足中表恨偏

劉云戎後祖語似同時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難。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

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

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源。有才望。

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

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兄心欲之。而口

王云晚節乃握牙籌鎖李棟

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

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

奉高人。荆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藉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

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藉，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

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

為乃爾也。廣別見

衛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衛玠別見

劉云不可謂無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

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

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

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

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

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

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

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嘆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

王云詳時人之戲
以王平北用二婢
換得一奴故光祿
戲答如此始雖稱
祖孝行既乃入於
排調

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
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
卿。避地江南。温嶠
薦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

之。因取為中郎。王义别傳曰。义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

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

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

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

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

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

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

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

號曰五羖大夫。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

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

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疑然。郡人嚴憚之。覲接

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伯

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

名的盧。奴乘客死。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

主乘棄市。凶馬也。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

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

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

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夫

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

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效之。不亦達乎。

劉云謂繫兒樹上者喜談全姪而甚之也使其追及任所能行何事於繫言繫者認罪繫又非王云世難萬不兩全勢不周旋則可何為苦繫之討必欲殺之本欲頌節公高誼乃令成一大忍人中興書於是為不情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晉陽秋曰攸字伯道

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馬攸車所止。與胡人鄰。駮。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為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所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儋兩兒盡死。不如棄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

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楷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畧。齊國內史。父顛。汝南太守。楷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

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哀。吏部尚書。

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

王云此不當入風
惠和然在兒年故
為盛德

劉云謂外雖不言
而未嘗中無分別
即陽秋之意

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

箸青布袴。在兄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

可作此。突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

雅融。嗚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

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

贈太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晉

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碧。安東將軍。

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

遷江充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懅。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

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懅字真長。沛國蕭人也。

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雖華門陋巷。

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

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

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

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

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驥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

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

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劉云使人想見其
度益嘆其真後人
矜飾曠廢皆當婉
此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

世言補 卷一
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

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

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

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

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

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

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

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

而受之。

王云此得入德行

者見子敬生平無

隱隱耳離婚以素

詔尚主子敬嘗有

書遺故婦辭甚楚

宋弘律之不得為

無過

劉云五椀即不為

必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

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

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郝曇女。名道茂。後

太守。父羨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

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

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

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藩。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

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為嗣。

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

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道。陳郡人。由中

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

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

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

劉云如此去官六
大善

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

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

所親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

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

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

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

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

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

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奸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

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別而嵇紹

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父康。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

劉云恨哉此母。以是傳

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從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從

公乞一第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

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

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

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

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

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

刺史。見其坐六尺簾。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

劉云無絮無要有襟有度又云謂只有一席無餘席也

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夫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釜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

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瑯邪人，叔父恭，事五斗米道，以謀叛，誅恩，逸逃於海上，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

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

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

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僧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

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

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

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

世說補

卷二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王云隱之存廉乃
為桓玄吏人無完
行

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

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

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

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

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

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

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

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敝。以

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

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

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

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

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

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

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郭文舉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苦覆

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贈以韋袴褶一具。

文舉不納。使者置室中而去。乃至衣爛。竟不服

用。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蘇峻未

亂之前。徙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着縣中

養病。及峻破餘杭。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

復語。但舉手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

幾日。文三舉其手。

果以十五日終。

謝石奴。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請吳

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

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

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曰。汜毓字稚春。北海廬人。

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隣省有會同者。

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

不欲當人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

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

世說新語補卷第一

世說新語補卷第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德行下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
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為鑒曰無田何由得食

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南史曰王惠字令明瑯琊人祖劭車騎將軍父

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妄交游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

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王僕射宋書曰王敬弘瑯琊臨沂人本名裕避高宗諱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

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子恢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

之南史曰恢之敬弘長子被召為秘書郎僕射為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

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

許之宋書曰太祖文帝諱義隆高祖第三子

孔中丞在都弟道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

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

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辦有

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白自

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宋書

曰孔顓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贈太常父邈揚州治中顓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道存官至南海太守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

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

醉眠。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

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

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携

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蕪採若為業。以蕪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

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而去。頗言玄理。為詩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顛友善。俱嗜酒。輒

酣對盡歡。

劉凝之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幼而

夷簡。無鄙近之累。特為太祖所愛。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

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

酈道元水經註

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齊高帝鎮東府。

齊書曰。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初仕宋。以功封齊公。竟代宋。在位

四年。時虞玩之為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

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

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

因為贈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

俱重。但遺簪敝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南史曰。虞

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為尚書右丞。

謝玄暉好獎人才。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

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會稽

祏等謀立始安王遙光。眺不肯。收下獄死。

孔閻。麤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德璋別見嘗

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

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

牙餘論。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南史曰。晉熙王錄。僚佐

太祖第十八子。

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

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

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

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齊書曰。陸

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玩。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貞。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

游。同郡張暢。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屐出閤。

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

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闇室。南史曰。阮

長之。字景

世說補 卷二
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將軍。長之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南史曰齊武帝諱頥字宣遠高帝長

子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

人中誰比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駟南中郎參軍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永明中使虜世祖曰卿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

昭明太子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

年三十與諸賢沉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一薨

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

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思別見

張思光給假東出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父暢會稽太守融

弱冠有名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

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南史曰張緒字思曼

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數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孝武用為尚書

倉部郎都令史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

以贍貧民。後刺史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

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梁書曰。明山賓

字孝若。平原高平人。父僧紹。隱居不仕。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

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劉瑯梁典

曰。梁昭明太子聞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

出撫大藩。擁旄推轂。揖金拖紫。而

恒事屢空。聞搆宇未成。今送薄助。

庾子輿南史曰。子輿。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域。

鶴來下。子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

不多。何謂**父卒官巴西**南史曰。庾域為巴西梓潼

守。糧盡。將士齧草供**奉喪歸至巴東**涪預石。瞿

食。無有離心。卒於官。

塘大灘。秋水猶壯。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

西。江中有孤石。名涪預石。江

水東逕廣谿。峽乃三峽首也。峽中有**子輿撫心**

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沂所忌。

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

時人為之語曰。涪預如樸。本不通。瞿塘水退為

庾公。古樂府。滌滌歌曰。滌滌

大如樸。瞿塘不可觸。

傅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南史曰。傅昭。字茂

遠。北地靈州人。晉

司隸校尉。咸七世孫。蒞官常以清靜居**袁司徒**

朝廷無所請謁。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

也。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愨。孫好學

有才。清整持風操。著妙德。先生傳以自况。嘗慕

荀奉倩。改名為粲。字景倩。齊王功德既重。天命

世說補

有歸。粲以身受顧託。不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

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顧常侍清介持操。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少有志

操。內弟張率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

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於是。以協為太常博士。終散騎常侍舍

人。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宋書曰。蔡廓。字

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繼。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以方鯁閑素。為高祖

所知。歷官參軍。太尉從事中郎。謂人曰。我欲

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

之。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

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謚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

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

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隋書曰。李德林。字

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

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該博墳典。陰陽綿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

而理暢。隋文帝時。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李沂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

且死。出白金語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

我餘則君自取之。公許之。託葬。密置餘金棺下。

後其家來謁。共啓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

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朝。以

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

邪。朕何不知。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

知。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勉坦率。素淡

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

詩。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

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

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

執酌。辭色悽

惻。論者美之。

李師古跋扈。唐書曰。師古。淄青

節度使。李納之子。憚杜黃裳爲相。

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羶車子一

乘。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

從婢二人。青衣繹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

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劉昫唐

書曰。杜

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

器重之。爲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爲檢校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

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

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宋初卓行傳曰。陽

城。字亢宗。定州北

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

山。與弟塔。域。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為道州刺史。

楊憑得罪。

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江西觀察使。工文辭。少負氣節。與母

弟疑。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鄴。王仲舒。為友。稱楊穆許李之友。

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姻友無尤事奢侈。為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姻友無

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

唐書曰。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為楊憑所

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

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權

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

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

有如公為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

長厚。

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父臯。天寶中。祿山使之獻俘京師。臯察祿山有

異志。詐死逃。由是名聞天下。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

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籍風流。為時稱嚮。於述

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請者什八

九。時為宗匠焉。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

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

之。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

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人由是相識無犯。墨客

揮犀曰。羅可。沙陽之碩儒也。嘗應鄉薦。見黜於禮部。遂不復進取。以踈放自適。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

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嫗。何為哀傷如是。

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

居所在。正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

值。遂還毘陵。不復買地。東都事畧曰。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歲

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

熙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言語上

漢哀帝問鄭尚書崇。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子游。高密

郡文學士。大司徒傳喜薦擢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邊文禮。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

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

平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見表奉高曰。表宏字奉

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失次序。奉高曰。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

劉云奉高如此不足道

劉云奉高見一士
乃以堯聘許由自
比亦非

世言補

卷二

昔堯聘許由。面無忤色。

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

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先生何為顛倒衣裳。

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按表閔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鄭康成

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遇黨

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逢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

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

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

行至元

在袁冀州坐。

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

之庶子。出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

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為奔走之友。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東

漢記曰。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因起自贊

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

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

有慚色。

曹公

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

太祖武皇帝

以楊太尉

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

秉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為司空與袁

公路婚將誣以同逆

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後

僭號于壽春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

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聞之不

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

漢書曰東京楊氏表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

不及楊氏也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

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

餘慶徒欺人耳易坤卦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曹云此國家

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

知耶

爾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

漁陽摻槓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畧曰衡

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融數與武帝賤稱其才帝傾心欲

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

劉云只如世說自可增入脫衣無害但覺度者在前極是辛苦彼鼓吏易衣豈必在前邪

劉云倉卒為搽掩羞固當有以

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幘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着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搯節踞地來前躡駁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愜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畢復擊鼓搯搥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至今有漁陽搯搥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

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桀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魏武慚而赦之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

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

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

而死。天。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下哀之。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邽。乃諧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荀爽。一名諱。漢南紀曰。諱。文章典籍無不

涉。時人諺曰。荀氏入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

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

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

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邾奚內舉不失其子。

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邾奚為中

馬。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邾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

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

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

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

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

冠往見微。微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

至夜。微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

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

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

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

元為軍帥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

三十。德操曰。司馬微別傳曰。微字德操。潁川陽

入。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

問微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微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

此。嘗有妄認微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

來還。微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微。遣問在

不。會微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耶。微曰。我

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

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微歸。刈

頭箸憤。出見琮。左右見微故。是向老翁。恐向琮

世說補

卷之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何有坐則華

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許巢父。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者。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
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

鄉人居。若在塗炭。**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蓋聖人之清也。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曹公既殺楊德祖。張騰。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父彪。漢太尉。脩辟丞相府主簿。少有才策。為曹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

班固前漢書曰。金日磾。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許汜。襄陽者。舊傳曰。許汜。是楊慮同里人。少師慮。為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陳元

龍者。其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也。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

後。並在劉荆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荆州

牧。身長八尺。姿貌温偉。與張儉等號為八顧。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

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學通古今。

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

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

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畧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

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

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

作部。使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

劉云狂宜有此曹公不得不問磨石甚奇匡坐似晚

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

劉云失自責體以教臣悖

王云註是

網目不踈。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劉云不足辱言語之科

王云六朝貴族每病輒云殷勤以為佳。注注死而不悟。蓋金石之毒也。平叔寔始作俑。

魏畧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侍中。尚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効。由是大行於世。服

者相尋也。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

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玄旨。九事皆明。魏志曰。管

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醜醜。無威儀。而嗜酒。輅別傳曰。輅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玄

茂亦在坐。魏畧曰。鄧颺。字玄茂。南陽人。鄧禹之

李勝等為浮華友。事發被斥。後遷侍中。尚書為

之語曰。以官言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

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

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孫討逆。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曹操表為討逆將軍。既定豫章。還饗將

士。謂虞仲翔。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初為王朗功曹。吳書曰。翻少好學。

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

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

不存。不亦宜乎。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

客得書奇之。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

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孫。獻帝時。及與中

太傅。與蔡邕。楊賜。堂溪典。同校定石經。及與中

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

語議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

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

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

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與張昭並與參謀。

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江表傳曰。權於羣臣。

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恐子綱不能結兒

張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輩舌也。吳書曰。紘見柝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

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

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

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

神氣盡矣。

世說新語

卷三

七

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
伯答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華陽

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祖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晉書曰。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父景。魏司徒。渾沉雅有器量。

以平吳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登建業宮。醴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

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

戚。豈唯一人。王大有所慚色。虞預晉書曰。周處字

鯁。吳裨將軍。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疆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本傳曰。帝諱

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卽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暘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

侍中繆襲曰

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

下聖思齊於括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

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

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

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

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世說新語補卷第二

